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天

聖

朝

奉

天

恩

德

澤

廣

遠

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  
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畱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畱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  
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  
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

乞盟終至三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  
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  
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  
不可乃以爲東京畱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畱屯河上  
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  
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  
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

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  
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  
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  
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  
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  
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宋真定懷  
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

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旣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

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  
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  
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  
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  
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  
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  
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  
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  
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奸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



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  
埽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  
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  
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  
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斲河梁  
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  
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  
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

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

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  
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  
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  
稱宗爺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  
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  
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  
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  
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  
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  
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曰  
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  
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  
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  
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奸  
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  
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  
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下  
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  
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

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  
燾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  
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  
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  
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  
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  
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畱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  
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日  
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

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  
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  
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  
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縣互數百里皆受彥約  
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  
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  
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至是澤恐彥孤  
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  
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  
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

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  
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  
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  
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  
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  
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  
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旣招集羣盜聚兵儲糧  
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  
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  
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畱守以察之

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  
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  
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  
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  
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  
旅數十萬眾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



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  
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  
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信其志發  
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畱守司而率親兵  
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  
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  
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  
帛書請泄相州橐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

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  
繇滑濬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  
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  
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  
秦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  
置澤若讎好所惡而惡所好寧人情乎伯彥當  
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  
尤闕穴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  
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  
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

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  
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  
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旣聞  
女真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  
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  
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  
汴京累章還駕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  
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  
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迺三十  
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

之光沒灑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  
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人所愛構亦愛  
之金人所讎構亦讎之既悅汪伯彥黃潛善則  
必相秦檜既怒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  
醜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自溥論正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畱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

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  
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  
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  
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  
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  
朵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  
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粘沒喝至汜水關畱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

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  
華州安撫使鄭驥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瓊棄陝州

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  
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  
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鬪城陷  
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 乙未  
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  
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  
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  
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  
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温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二  
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  
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旣陷永興  
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  
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  
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  
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日都護張嚴往  
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  
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  
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



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畱兀朮河陽以待之  
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邁  
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邁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夏四月乙丑翟

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  
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  
西京尋棄去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  
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  
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  
旣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

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  
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  
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  
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  
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  
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白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  
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  
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  
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  
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  
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  
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  
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  
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  
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  
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  
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  
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  
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

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  
訛里朶旣破五馬山深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  
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  
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  
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  
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庶端不協  
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  
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  
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

精兵駐涪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  
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  
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  
府王瓊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  
所歸以兵付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  
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  
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  
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  
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  
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

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  
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  
州兵馬都監趙叔旼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  
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  
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  
以除其患旣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  
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  
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  
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

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  
室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  
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  
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  
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朶問曰城  
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  
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  
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  
併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金粘沒喝陷龔慶府軍士

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  
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  
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  
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  
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  
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徽  
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雷  
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  
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



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  
寓相繼代充然畱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畱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  
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卽位於  
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  
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  
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  
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  
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一  
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  
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  
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爲匹  
夫幾不可得則何爲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  
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繇  
康王爲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旣逐國無僞  
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  
務合人心澤又灑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  
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  
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間舍雖

未大任尚畱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  
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  
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爲失策政  
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爲狂言綱甫罷竄諸賢  
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  
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  
而心曠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  
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  
幸而有子厄一敗於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  
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

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高安 陳邦瞻 增 訂

明 臨 胸 馮 琦 原 編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  
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  
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  
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  
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

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  
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  
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  
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  
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爲戶部  
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  
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  
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

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  
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  
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  
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  
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  
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 十  
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  
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  
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

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蠡起潛善伯彥旣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畱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



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  
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  
以眾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  
走鹽城眾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  
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  
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  
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  
鄺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  
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  
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

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  
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  
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  
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力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  
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  
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  
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燄  
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至鎮  
江宿於府治翼日召從臣問去畱呂頤浩乞畱蹕以  
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

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  
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  
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  
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  
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畱王淵守平江  
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簽書樞密院  
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三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  
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  
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

金人約和書橐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  
行宮下詔罪已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  
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  
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  
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  
兵畱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  
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  
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  
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  
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

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  
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  
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  
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澂  
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  
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  
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  
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  
畱鄭穀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

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

午命江淮引塘灤開畝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

至建康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

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

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

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迫求

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

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

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兵

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

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閏月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

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  
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  
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  
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畱常潤  
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  
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酉太后至洪州  
丁酉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  
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  
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



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  
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  
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  
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  
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  
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  
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  
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  
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

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  
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  
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  
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  
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  
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  
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  
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  
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  
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

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眾寡不敵不  
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  
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  
温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温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將西還  
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  
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  
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  
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

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

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  
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  
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  
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  
爲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  
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  
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  
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  
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

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  
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  
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  
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  
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  
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  
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  
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畱守孟庾  
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

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

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

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

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

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

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

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

先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  
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志我退彼  
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  
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  
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  
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  
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  
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  
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  
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



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  
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  
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  
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  
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  
適遘五胡長安旣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  
得己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  
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  
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

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  
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  
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  
爲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諺云建鼎  
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  
速趨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  
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  
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柄鑿甚  
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  
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蹙蹙靡騁

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  
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盼興復卽建康  
襄鄧尚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  
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  
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  
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  
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准入臨安而  
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  
而構貪小安愚復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  
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其實成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三  
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  
齒中興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高安 陳邦瞻 增 訂

明 臨 朐 馮 琦 原 編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  
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

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圖山福山

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

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

歲死之令歲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

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

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

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

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兀朮犯和州

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

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

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

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瓚先遁

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

胡銓爲舉子居薊城團結丁壯以保廬陵乃自領民

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術渡江入建康杜

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

之方及兀術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

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術遂乘充無備由馬家

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眞州諸將怨

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

術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

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棣率官屬迎

金師拜兀朮於馬前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  
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  
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祕閣諡忠  
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  
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  
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畱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  
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  
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  
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  
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  
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憩  
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  
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  
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  
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  
盡降其眾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  
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  
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  
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  
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  
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  
拒戰雨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

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  
樓船次定海縣畱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  
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  
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  
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  
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

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卽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卻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

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

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强愎不嬰其鋒猶懼  
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  
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  
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  
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  
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  
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  
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瓚隸杜充其措  
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瓚并力扼其前

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  
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  
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  
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  
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  
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  
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  
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  
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  
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艫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



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  
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  
鐵纜貫大絢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  
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  
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  
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  
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  
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  
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  
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

箛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  
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  
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  
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  
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  
千人拒兀术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  
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  
术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於  
寶豐之宋村金撻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  
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

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

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慶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眾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

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  
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蹙之越明溫台  
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  
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  
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  
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  
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  
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  
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

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  
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  
未有腹心股肱旣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  
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  
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閩江浙而迎降兀朮二  
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  
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  
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倣  
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滁和入江東  
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蘄黃入江西之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卽卑詞祈請奉朔稱  
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爲夫差之赦句  
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  
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  
茲不可得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馮琦 原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

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  
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  
口語藉藉 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  
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  
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  
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  
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  
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  
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  
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



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齧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

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  
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  
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  
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  
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  
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  
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  
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  
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  
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

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勇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

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

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論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

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  
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  
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  
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  
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  
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  
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  
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會  
諫議大夫張穀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

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  
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  
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  
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  
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輜持書  
說傅正彥輜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  
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  
情震驚不可不少畱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

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於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眾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



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轎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

扼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  
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  
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  
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  
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  
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  
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  
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  
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

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  
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  
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  
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  
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  
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  
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  
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  
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  
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

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

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  
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  
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  
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能先誅乎  
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  
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  
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  
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  
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  
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

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

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  
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  
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尙書右丞鄭  
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  
忠張浚爲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  
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  
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  
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  
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  
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

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  
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

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

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

皇太子勇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

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勇嘗奸帝位議

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

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

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

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



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  
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  
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  
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  
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  
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  
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  
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  
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卽

隸麾下劉正彥繇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  
進兩人卽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  
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傅等積不  
能平結眾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  
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腰  
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  
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  
勝非於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蹕南  
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  
浮沈陰陽倖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

人勤王旣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  
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竄所慮  
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  
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孤立賊中臨  
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叅擾賊鋒使無害帝遣  
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  
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  
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  
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  
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  
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爲申  
戎末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高安 陳邦瞻 增訂

明臨 胸馮 琦原 編

太倉 張溥 論正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閣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

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旣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

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眾  
爲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  
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  
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卻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  
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 辛巳丁進  
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  
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  
臣趙令歲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  
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

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

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 乙丑張俊

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 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

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

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

至光州大破成眾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

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眾至數萬剽掠

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



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  
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  
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  
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  
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  
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  
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  
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  
京西連互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

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

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  
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  
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  
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  
所爲乎世以爲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  
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劫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  
據高郵有眾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  
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畱撫其眾 秋七月  
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  
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

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於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地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爲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

左道惑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  
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  
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眾  
於龍陽 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  
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眾以行  
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  
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  
路盜賊蠡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  
宗尹言於帝曰羣盜皆烏合之眾急之則併死力以  
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

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  
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  
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  
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  
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  
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  
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土豪  
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  
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

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眞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  
破戚方於廣德 丙戌戚方降於張浚 秋七月建  
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  
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  
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  
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  
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  
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爲金  
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  
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

金州白土關眾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  
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  
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  
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  
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  
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  
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  
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



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  
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  
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  
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  
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  
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  
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

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  
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  
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  
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  
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  
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  
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於僞齊已而興國軍等  
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  
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

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  
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  
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  
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  
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  
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  
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  
青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  
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眾大潰翼日餘黨復索戰

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  
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  
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  
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  
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  
成忿子諲扼己卽擁眾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  
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  
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  
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

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  
强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  
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  
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  
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  
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  
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  
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  
兵爲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  
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

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川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

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  
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  
方爲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  
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蘄  
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  
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眾  
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  
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  
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

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  
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  
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  
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玘會兵討楊太時太眾日盛  
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  
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六月己  
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



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  
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  
揮兵卽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  
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  
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勾命飛令勿  
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  
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  
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  
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  
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

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  
步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  
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  
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  
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眾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  
萬來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  
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  
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  
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

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  
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  
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瓚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  
楊太於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  
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眾於是授岳飛清  
遠軍節度使代瓚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  
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  
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  
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  
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  
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慙而止黃佐龔周倫皆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  
弭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  
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

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誥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

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佐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

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  
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  
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  
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  
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  
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  
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



魚爛鳥駭勢幾蝸蟪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  
猶未烈也未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  
卽位徒黨蠡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  
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  
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  
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  
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  
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  
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  
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

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  
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  
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  
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  
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  
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苻洪以洛  
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  
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  
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

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  
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  
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  
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  
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  
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  
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  
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  
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已出共  
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  
煽村隄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  
志不大於元海眾不猛於漁陽據城走胡謀無  
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卽就殄耳  
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畀地稱帝  
令其南牧宋遂受敝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  
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  
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  
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